

非常女孩



今

晚你不留下陪我

魏微 著

吗

原始的、纯粹的情欲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，性堕落成为一种暗示和象征。他是我的好友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：这个人，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，可是我们却在一起。想着跟爱相关的另外一些事——永远不是爱。

天津人民出版社
TIANJINRENMINCHUBANSHE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
魏 微 著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/魏微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0

(非常女孩系列)

ISBN 7-201-03589-4

I. 今… II. 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
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8487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赵明东

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

邮购部电话:27314360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375 印张

字数:105 千字 印数:1-5,000

定价:14.00 元

目 录

[1]	●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[13]	●看得见风景的阳台
[15]	●关于成名
[20]	●在明孝陵乘凉
[34]	●无题
[37]	●关于小说的一些话
[44]	●从南京始发
[83]	●1993 ~ 1996 年,我们的生活 ——几封前文学青年的通信
[106]	●一个人的容颜
[109]	●闲话南京
[112]	●情感一种
[160]	●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
[168]	●写作者黄梵
[171]	●顾前与《萎靡不振》
[174]	●一个年龄的性意识
[182]	●妹妹与我
[190]	●汉字是一座墙
[192]	●一个人的写作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


今晚 你不留下 陪我吗



我打电话给蟑螂，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。怎么说呢，也许差点做了非常好的朋友。一年前，我们同在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做事，他的办公桌在我的对面。

他是个矮小而健壮的青年，长着一双炯目。脸微黑，但非常有轮廓。他是属于那种健康而爽朗的人，有男人气，仗义，正直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但也仅限于此。我总觉得，他是那种可以把生活和理想分得很清楚的人。他这一生可能有许多苦恼。

总而言之，他可能会讨一部分女人的喜欢，但是我想，那不可能是我。为什么呢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已经二十五岁了，孩子的心，成熟女人的身体，谁说过的，二十五岁是一个女人最讨嫌的年龄，既不是少女，又难以敌得过娇媚的少妇。

48F22/08



对于男人，真的，我说不清楚。我不知道我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。曾经喜欢过很多男人，将来也许还会喜欢另外一些，谁知道呢？

有时候，我会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，真是很茫然的，我这一生——曾经有许多烦恼，也痛苦过，也快乐过，有一点点爱过，然而都过去了，不算了。现在呢，我很好，坐在办公室里，啃着手指头，身穿华服。我的眼睛里全是蓝天。

蟑螂说，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我吗？

我说，不是的。我在看另外一些东西。蟑螂说，何苦呢，你喜欢我，告诉我一声就行了，底下的事情由我来做。

我放声大笑，蟑螂也笑，嘴巴稍稍咧开，露出他那白而整齐的牙齿。蟑螂的好看全在他的牙齿，那样的清洁，有一点点濡沫的感觉。

有时候，蟑螂也会跟我讲起他的情人们。他说话的声音很淡，还带有一点嘲讽。然而我知道，他对她们是有感情的。是的，是感情，而不是爱。爱对于男人来说，是一件奢侈品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想着这个词，也许他会觉得它足够酸，很无聊。

蟑螂说，她们很漂亮。

我点点头。我很相信。我的朋友蟑螂，他会讨女人喜欢，他有许多女友，她们都很漂亮。我差不多要为他骄傲了。今天下午我很感动，因为我的朋友蟑螂……他很善良，善良又孤独，他需要很多女友，他得到了，他觉得欣慰，可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


是他不怎么快乐。

蟑螂说，你呢？

我说，我？

我摇了摇头，笑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不可以对我的同事说，我有过几任男友，我爱过他们，爱的过程很投入，可是爱完了也就忘了。就是这样，我曾经为他们淌了很多眼泪，我曾有过最揪心的痛苦，在某个阴天的下午，在那一瞬间。——可是，现在，连同那些痛苦和眼泪，连同那些人一起，都走了。我的那些光华的岁月也跟着一起走了。

现在呢，我拿手指捋着头发，发丝从指缝间一根根地穿过去。现在，我记不清任何人，那些触摸我身体的男人，那些可爱而又可恨的男人，那些其貌不扬的男人，我记不清他们。他们的容颜被蒙上灰尘，旧了。

有时候也会想起他们，在某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走过一条小街的拐角，看见对街的玻璃橱窗里反射出来的一丝太阳光，有些寒冷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站住了，想起了他们。也许就像做梦一样，也许在很多年前的某个初冬的上午，也是在这条街上，我遇见了他们中的某个人，也看见了这样一丝玻璃橱窗里的阳光。也许吧——我真的记不清楚了。

想起他们的时候，Sorry，我真的很平静，就像想起我高中时代的同学，或者我身在异乡的弟弟。不远处的草坪上，有几个小学生在踢足球，足球向我飞来了，飞到我的脚下，我提起羊毛裙，抬脚又把足球给踢了回去。



我觉得很好，星期天的早晨阳光明亮。我身体健康，牙齿很好，胃口更好。我活着，我用奔腾电脑，我送黄玫瑰给自己。我去最好的购物中心买一方丝巾，然后去可以还价的平民商店买日常用品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活着，我觉得很好。我自私，很爱自己，单身，不太富裕，笑声很爽朗。

我喜欢有趣的男人，这个，我得承认。还喜欢好看的男人，忧郁的男人，富裕的男人，幽默的男人……我是个有点贪婪的女人，有点“花心”，但行动很节俭。我是个好女人，作了那么多年的好女人，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了，觉得很累，觉得这么多年的牺牲和节俭，其实并没有多大意思。谁会承认你的价值？

就是这样，我不可以跟蟑螂讲很多，首先他是我的同事；其次，他是男人。

蟑螂说，其实你是个内心很空漠的女人。你不留恋过去。

我说，我是一直往前走的人。我很无情。

蟑螂摇头看我，很怜惜。他说，我知道你并不是这样的人。

我笑着拿手遮住了眼睛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发现我的眼里有泪水。因为蟑螂，我说不清楚，因为他说到了我的痛处。他一眼就看清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。可是，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？我是谁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私下里，我并不希望在我 and 蟑螂之间，有这么一场谈话，因为不适当。这寥寥的几句话几乎把我和蟑螂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，使得我们首先是男女，然后才是同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


事。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，蟑螂是一个男人，是和我一样孤独的、不快乐的、需要关爱的异性。

在那静静的空气里，我坐着，我听到了走廊里有脚步声，饮水机里的水“骨朵骨朵”在冒气泡。办公室里有很多声音，咳嗽声、纸张翻动时的声音……这是人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孤独的男女，他们会发出一些声音。他们也会有一些感情，这些感情对于他们来说，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，可是要是发生了，也不会坏到哪里去，因为大家都是很柔软、善良的人。只不过，发生了也就发生了，到最后，也就算了，并不会留下什么。

不久后我辞了职，到一家画廊去工作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蟑螂为我送行，去一家蛇馆用餐。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，我们沿着一条小街走路。后来天空下起了小雨，非常细的雨丝，打在脸上，全然不觉是雨，而像是雾。

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。蟑螂安静地走在我的身旁，把手抄在裤兜里，显得端庄而肃穆。不知为什么，蟑螂又一次讲起了他的生活，他的妻儿，他过去的女友们，他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，还活着吗，还在爱着吗，还好吗。

我抬起头来，我的脸触摸到了濡湿的空气，我的头发里有雨的气味。我停下来站了会儿，让雨更深地、更深地留在我的眼睛里。

蟑螂说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哭了吗？

我说没有，我不是一个很有“小资情调”的人，但有时



候我显得很傻，因为我会感动。这么说的时侯，我扭头看着蟑螂，有些羞赧。

是的，我就在这时侯看见了蟑螂。我看见细雨打湿了他的头发，从头发里淌下水来，晶亮亮的挂在他的脸庞，乍一看上去，简直就像是泪珠。他正侧头看远空，也许是在看一些街道和楼房，或者是姑娘，或者小街的拐角的那只绿色的邮筒，或者是楼顶的灰色鸽笼……不知道，都太远了。——这些物体，它们在雨中，在他的身外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有些明白了蟑螂，这个走在我身边的男人。这个男人，他貌不惊人，可自有他吸引女人的方式，他的方式很柔软。我不知道他用这种方式吸引了多少女人？他爱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一个女人，他爱她们的过去。

这是个沉浸在过去的男人，有不多的一点现在，但没有将来。这个男人，他曾经历尽沧桑，死了，又活了过来。现在，他对待感情的方式是坦然的、享用型的。他像过去一样热爱女性，可是有点玩世不恭，有时也显得天真而迷茫；可是他的天真和迷茫是善良的，可是他的善良也是玩世不恭的。

就是这样，我和蟑螂走在冬天的雨中，偶尔也会开一些玩笑，互相拍打对方的肩膀。外人以为我们是一对恋人，然而我们不是，永远也不可能是。我们是这样一对适龄男女，都是可怜人，都需要安慰，一路从泥泞般的过去跋涉而来，很辛苦。现在呢，谢天谢地，我们还活着，很坚挺，很快



乐。我是说，虽然有万般不如意，可重要的是，我们活着。我们享受着新鲜空气，物质生活，异性的友谊，一顿丰盛的蛇晚餐。

活着真好。

我后来才得知，蟑螂为我辞职一事曾和老板交涉过，并且谈得很不愉快。我是愤然辞职的，因为被怀疑，在和客户的交往中有些账目不清。我并且还得知，蟑螂在我离开公司不久，也递交了辞呈。当然不是因为我，蟑螂是他那个部门的负责人，和副总之间有矛盾。

我决定打个电话给蟑螂，因为感激。这个为我仗义执言的男人，在我离开公司的那一刻起，我再也没有想到，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联系。这一年多来，我不知道他还好吗，他快乐吗，他是否又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他是否还像从前一样怀旧，或者，他是否找到了一个比我更妥当的女性听众？

我呢，我生活着。我拼命地工作，赚微薄的薪水；想起未来，我觉得渺茫。我心情不好，备感孤单。有时我会喝酒，在只有我一个人的单身公寓里，我把全身涂抹上各种牌子的香水，然后抱着香水瓶安然入眠。我和可爱的男士拍拖，一起去看通宵电影，为真正的爱情而感动，而哭泣，而欢喜。我的笑声阳光灿烂，可是我不允许他们碰我一根手指头。

只要一有可能，我就去购物；假如没钱购物，我就逛街，逛各种牌子的专卖店。把最昂贵的时装穿上身，在镜子



前看着自己，可是我不准备买它们。遇着阳光很好，我就会来到天桥上，看着天桥底下的人们，看见老人和孩子，那些身着艳装的人们，那些正在爱着的人……我以为自己是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来看着他们，很冷漠，我不需要投入感情。可是有时候，我也会心疼，真的，莫名其妙的。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疼痛。

我知道，我正在衰老，我已经二十五岁了，我得了这个年龄的女人所常见的“综合征”：焦虑、害怕孤独。也许我应该有一场婚姻，或者爱情。总的来说，我应该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，很安静，很慈祥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一年后的某个夏天的傍晚，我和蟑螂联系上了。我向他表示感谢，并同志式的关心和问候，并祝福。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因为他是我的友人，曾经的同事，仅此而已。

他正在酒吧里。他说，你怎么样，过来一块坐坐吧。我说不了，我现在正在街上，我还要去逛商店。他说，什么商店，在哪条街上。我告诉他我所在的街区的名字，具体的地点。大约半小时以后，蟑螂从街头走过来了。我远远地看着他，我看见了一个矮小的、强有力的年轻人。他大踏步的样子，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我觉得欢喜，也有些心酸。

我想，蟑螂是这样的一个男人，他能够引发女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。对于她们来说，他是个不幸的孩子。他让她们想起了她们的过去，那些悲哀的日子，那些年轻的、美好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


的、却又充满了呜咽声的年华。虽然蟑螂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

蟑螂的家就在附近。吃完了晚饭，他问我，是否去他家坐坐？他还说，他妻儿不在家，这么说的时侯，他的声调很单纯，很平稳，并且莫名其妙地。他先笑了起来，我也笑了。我并不怕什么，或者说，我不愿意显得我很害怕。这不好。

就这样，我和蟑螂踏进了他身居闹市的家，也许就是从这时起，我和蟑螂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奇怪。怎么说呢，我有些紧张，我扶着墙壁的手是安然的、坦荡的；但是我知道，我很紧张。蟑螂呢，他在我的身后，他一路愉快地说着话，可是鬼都看得出来，他陪着小心，非常非常的小心。

我突然有些明白了，这个男人，也许他在想着一件事情，今晚，和一个女人在一起……现在，他带她回家。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事情会来得这样快。他是个善良的、正派的男人，尊重女士——可他到底也是个男人。

我突然打了个寒颤，扶着墙壁的那只手停住了。我不想说，我是个胆怯的女人，对待男女之事，我不能够做得很坦然，落落大方。但是很不幸，我确实是这样一个人。

蟑螂说，你怎么了？有点害怕了是吗？——他突然朗声笑道，我又不会吃你。

我也笑，弯下腰来笑，声音很大，很夸张。我知道，这时候往回走肯定是不行的，蟑螂不会阻止我，他会很绅士地



送我回家。可是我知道这厮会笑话我，他会笑话我一辈子。我只有往前走，勇敢地、挺直了胸脯往前走。

蟑螂的家很漂亮，日本榻榻米式的布局，但是感觉很中国化。房间里没有空调，蟑螂打开窗子，大股的热气从窗外流进来。蟑螂说，在城西他还有一套房子，现在由他老婆和孩子住着，平时他常回那边去。

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，他席地而坐，并打开电风扇。他问我，你是坐沙发还是坐地上？还没有等我回答，他又说，地板很干净。可是你如果需要席子——他看着我，他的脸色在幽蓝的灯光下显得捉摸不定。

我说，我愿意坐沙发。

我微笑了起来，因为我明白，在这间奢华而又闷热的屋子里，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紧张，还有蟑螂。某种意义上，他比我还要紧张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男人，他想到了一件事情，他拿不准是否去做它？该怎样做？假如失败了怎么办？——他是个胆怯的男人。

我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，一边喝可乐，一边看蟑螂的画册。蟑螂冲凉去了，沐浴室里有冲浪的声音。现在我笃定多了，我拿手指轻轻地拍打沙发的扶手，对自己说，今晚我要打败这个男人。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了，因为幽默。

有生以来，我还从来没有打败过任何男人，我逢男必输。我这个没用处的女人！可是今晚，我想在蟑螂身上试试运气。说真的，那也许会不错。

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



蟑螂从沐浴室里出来，他穿着短裤和背心，君子模样。他的身体散发出香皂的气味。蟑螂说，你也去洗洗吧。

我说不。我有些奇怪，蟑螂会提出这个建议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在一个男士家里洗澡。

蟑螂便笑了起来，说，你紧张了？

我说没有，我为什么要紧张，洗澡又不代表什么。

蟑螂说，是呀，我也是这么以为的，可是刚才说起洗澡时，你有个下意识的小动作。

我说，什么小动作？

他说，你拿手按住了衬衫的扣子，仿佛它会一下子松落下来。

我也笑，把头埋在胳膊里。

蟑螂说，我决定你还是应该去洗澡，我不喜欢跟一个汗渍淋漓的女人谈话。

我站起身来就往浴室走。你知道，蟑螂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，因为会显得我很小气，我不想让蟑螂难堪，以为我不信任他。就是这样。

我冲了凉出来，在沙发上坐了，和蟑螂说一些闲话。发现在那太平的空气里，谈话几乎是无法进行下去的。为什么呢，因为原来支撑我们谈话的那个安全的背景变了。

蟑螂蜷缩在角落里，在幽蓝的灯光下，乍看就像个鬼。此刻他是那么的安详、寥落，他也许又想起了他从前的女人，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忧郁症里去了。也许呢，正好相



反，他在想着男女之间的一些小事情，不太正经。谁知道呢？

在那空寂的空气里，我坐着，我感觉到深夜正在包围我，它是如此强大，就像死亡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要是在平时，在我自己的房间里，我可能就会跳起来，在梳妆台前打开各式各样的香水瓶，把香水涂抹在身上，然后安然入眠；或者呢，来到阳台上，跳健身操。可是现在呢，我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他对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。他是我的好友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；这个人，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，可是我们却在一起，想着跟爱相关的另外一些事情——永远不是爱。

我来到门边，对蟑螂说，蟑螂，我得走了。我想我的声音一定伤感之极，我想落泪。

蟑螂跟过来，在我的面前站住了。这是第一次，他离我如此之近，我看见了的脸庞大而夸张。他说，今晚，你不留下吗？

我说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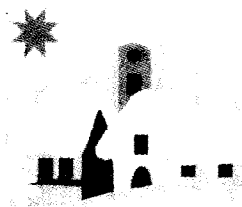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，我原来以为你会留下来，因为，好像你心情也不好。

我再说，我不了。

蟑螂点点头，他抱住我，把下额头抵在我的头上，许久许久。



看得见 风景的 阳台



我在南京近郊的火车站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带有一座临街的阳台，不远处能看见葱葱郁郁的北固山（不是镇江的那个）。我在这个安静而内向的城市沉寂了下来，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。

我每个月只写很少的字，然而仍奢望着靠稿费来养活自己。买时装、化妆品和书籍，离生活和文学如此之近，让我觉得温暖，我对此充满感激。

我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高楼上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这正是我喜欢的，我喜欢所有简单、质朴的东西，包括生活形式。我很少出门，甚至不外出散步，因为街市很乱，说最简单的实用语言。

每天上午十点，我会到楼下的菜市场买菜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我会跟菜贩们讨价还价。我听着自己的声音，像一个陌生人在听另一个陌生人的讲话，